

27

文学亮丽人生

清流



ALIRAN JERNIH ● KDN6767/1/96 ● 1-2-1996 ● RM3.00

日蝕

● 因心



-- 悼念诗才横溢
却英年早逝的诗人叶明



到了这光景
也只能无助地注视
高踞中天灿烂辉煌的光晕
无情地被全面蛀蚀

还未到黄昏啊，诗人
风沙路上颠簸不息的驾驶盘
犹待稳健的双手把持
夹道迤迤的荣枯犹待入诗
而天色突转晦冥
霸道的魔足公然越位
切入禁区，猛射
你猝不及防的龙门

生命的光源乍然失守
天地失色，飞鸟失途
孤帆远影
没入西方阴冷的碧落

是怎样一幅迷蒙的泼墨山水
锁住蓬勃奔放的色调
锁住浮想联翩的诗魂
而我，一个耽於浏览日色的行路人
也遭锁入这片
愁云惨雾

纵使是再深色的滤镜
滤不掉多姿的棱角
掩藏不住的锋芒
催生美丽的钻石环
多想告诉你，诗人
黑暗绝非永远的赢家
劫后的蓝天更显亮丽
蓝天下有更多仰望的脸

（转载自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3-12-1955

替《清流》打广告



第廿七期《清流》又如期与读者见面了！月复月，年复年，霹雳文艺 会似乎就将它大部分的精力与时间，花在《清流》的编辑、设计、排版、校对等工作上，再下来就是伤脑筋如何推销产品了！过程是机械化的，平淡的。但其中的苦与乐，除了本会历届理事和亲身参与的编委之外，实非局外人所能体会得到。

尽管如此，搞文艺、提倡正统文学、培养文坛接班人、为马华文学保温等等名目，堂而皇哉！在正义之师大旗下出版《清流》，纵然吃点苦头，但终归是乐多于苦才是！

说实的，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和个中的“乐”，《清流》不可能在困境重重中继续和大家见面。所幸，我们每年都获得社会人士的赞助，才能进行各项活动，包括《清流》能够如期出版，但，单靠社会人士的赞助还不够，我们也需要订户和读者们的长期支持。

你已经是《清流》的订户吗？介绍你的亲友，如何？如果不想成为订户，三块钱，买一本，如何？太贵？和三几友好合买一本，轮流看，如何？你们的热忱和支持，肯定将赋予《清流》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为了突破困境，我们不得不敲锣打鼓，替《清流》打打广告！《清流》不可能像电视上的广告那样扣人心弦，但多多少少也学会一句：“请大家告诉朋友，人手一本《清流》，功德无量！”

目	●
录	●

◇ 封面	钟正川	
和平国土上(水墨画)		
◇ 封底		
钟正川艺术简历		
◇ 封二	因 心	
日蚀		
◇ 编辑手札	良 木	1
替《清流》打广告		
◇ 散文	一 介	4
旧雨重逢	许心伦	7
背光的晚年	年红	12
微型寓言六则	网雷	14
组屋区之夜	喫茶僧	16
分享	心水	18
拈花微笑	倪子仲	20
暴力议会	朱宗贤	22
南侨机工血泪史	婉冰	26
小宝和波比		
◇ 纪念已故诗人叶明专辑	章 钦	29
交往日浅·怀念深深	有 明	32
留下水声、留下轻风	胡 伦	38
踏花寻踪觅诗人	吕 金	41
在时间的小书房	育 陶	

◇ 诗歌		
秋祭	狄 秋	42
悟 (外一首)	古 鼎	43
樱花二度	婉 冰	44
八月的心情 (外一首)	兮 子	45
◇ 文学蓓蕾		
老军人	菡 苕	46
一件小事	石 绿	48
我的家乡	古 月	50
情牵	吴 佩	52
不写作的理由	陈 玉	54
落叶的秋	灵 飞	56
童诗两首	宋 龙	58
重叠人生路	曾 梅	59
◇ 校园文艺		
芙中学生作品专辑		
月是故乡明	吕 茹	60
灯	陈 可	62
窗	彭 韦	63
二十年后的我	林 燕	64
送给爸爸的礼物	芬 佩	66
◇ 小说		
33号这一对	凌 鼎	70
约会	雨 川	73
◇ 新书介绍/稿约		76
◇ 订阅单		77
◇ 编委		78





老同学梁瑞明兄由香港回邦咯岛省亲，他在返香港前夕，邀几位红土坎天定中学同窗到福清洋海鲜餐馆叙旧，我和天定中学虽没有什么渊源，却也叨陪末座。

曾在美国居住，如今在吉隆坡当中医师的胡万东，这次没有出席。在去年同样的聚餐中见过他，我对他的言谈举止，深感有趣，留下深刻印象。

打石厂老板刘东源，住家距此不远，准时赴约。

白瑞进也住在附近，去年找不到他，这次把他拉来了。

王广来（这是以前的学名，后来易名）依然从怡保赶到。

他们同学数人，跨出校门，还好像是昨天的事，却都已五十岁出头，变成银发一族了，各人的际遇不同，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瑞明在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港深造，然后一直在该地教育界服务，予人“楚材晋用”之感！他的长子梁望峰，中学毕业后不愿念大

学，执意靠写作维生，三五年间竟写二十本小说，全由著名的博益出版社出版，畅销得很，简直成了作家明星！

东源离开学校后，就以打石为业，真是冷门中的冷门。所谓行行出状元，现今他拥有自己的採石公司，座中数人，经济能力要算他最强！

瑞进在香烟代理商那儿工作，派发香烟三十年，目前退休了。他因早婚，早就做了外祖父，在家含饴弄孙啦！

学历最高的是广来。他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去英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赴美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巴基斯坦及利比亚的大学执教，后来因为儿女读书的问题，回到怡保定居，不然他们只能接受Urdu（巴基斯坦官方语文）和阿拉伯文教育了！

他在博士班，研究的是食物营养与疾病关系的问题。回到大马后，无处发挥所长，只能在一间独立中学教导数理科目，月薪还不到千五元！今年由于校方的“撙节政

策”，他变成“代课教师”，薪金是按所教节数计算，收入减少了一半，更无权享受正式教师的其他福利。

他倒乐观得很。全桌讲话，算他最多，叫人听后嘻嘻哈哈，咧着嘴笑，又是各人免费的食物保健顾问。

问他那几百块钱薪金怎么够生活？原来他在利亚大学服务时，待遇优厚，颇有积蓄，所以生活不成问题。

班上的学生，缠着要他当数理补习老师，他都一一拒绝了，给他们来个当头棒喝：

“补什么习！上课时，好好听我讲解，就足够了，还补什么习！”

真的，在健全的教育制度下，有补习的必要吗？补习风气炽盛，大家见怪不怪，“不必补习”反而成了“怪论”！

这个嫌钞票腥臭的博士，可以进入《世说新语》一书，和书中各

个角色拱手作揖为礼，称兄道弟！广来的太太是台湾人，大学中文系毕业，甘于淡泊，在家当家庭主妇。受过高深教育的夫妇两人，全心全力寄希望于下一代，他俩的一对子女，果然不负所望，成绩是顶呱呱的！

从广来身上，我看到了“旷达”，知道“看透”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离开“母校”后，他们各人在人生道路上，有不同的遭遇，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以世俗的眼光看来，可能会有所“得”，或有所“失”。实则，泡沫人生，何争名利？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争强斗胜，究竟有多大世界啊？相同的是，如今，大家都“鬓已星星也”……

我期盼，来年再听闻，广来、万东幽默风趣的高谈阔论。



● 许心伦

背光的晚年



下午三点，阳光正猛，我在一阵燥热的逼迫下从小睡中醒来。抬头望向窗外，只见窗外撒满了白花花的光影，碧蓝的天空正嵌着一个红太阳。我眯起了双眼，望向远处。在远处的那个庭院里，我又瞥见了那一对老夫妇——玛仄罗哈拉与英仄哈山。

他们又在瞎忙了，只见他们两个老人家蹲在一片青草地上，各拥有自己宁静幽闲的角落，聚精会神的拔着青草地上长出来的新茅草。阳光，亮闪闪的撒在他们的头上、脸上、背上、手上。玛仄罗哈拉戴着一顶草帽，腰下穿着一件褪色的沙笼；英仄哈山穿着黑长裤，灰上衣，手上提着一个小铁桶，边蹲边走边拾起地上的枝叶杂物。阳光，开始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英仄哈山黝黑的脸上迸着汗光；玛仄罗哈拉的几根发丝也有点零乱了。肯定是闲得发慌了吧？怎么他们不睡午觉呢？这段懒洋洋的下午时间，又闷又热，每次都让我在白日梦中把它打发掉。然而，英仄哈山和玛仄罗哈拉却不是。他们差不多隔一天就蹲在艳阳下拔草，一拔就是到黄昏。然后英仄哈山会提着一小桶的野草走到隔着我家与他家的大水沟旁，把野草倒在沟里，让水 flow 去。

没有拔草的下午，我也会望见玛仄罗哈拉弓着九十度的背脊，握着一

支椰叶骨扎成的扫帚，在「唰唰唰」的刷着臭水沟，很有耐性。这段水沟相当长，从屋后一直接到屋前的大水沟处。当地洗水沟的时候，英仄哈山就会在屋后的水沟不停的倒水，让太太把水沟洗干净。有一次，我走过他们的家时，向水沟一望，哗！水沟是白色的，与我家的水沟成了一个强烈对比。我家的水沟一个礼拜洗一次也使我累得汗如雨下，却还是青苔黑迹，东一块，西一块，而他们的水沟却是光亮亮，洁新新的，真不可思议。这样的冲洗法，不知用了多少肥皂，多少水，多少时间与精力呢？肯定是太闲空了吧？两夫妻可以慢慢洗，慢慢刷慢慢利用一秒又一秒的岁月和时间。

吃饱午饭的那段时间最热。在这时，我通常会望见他们两夫妇坐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闲聊。这个角落就在厨房外面的一棵绿叶植物下，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我当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聊着一些陈年旧事，或儿孙的事吧。

他们的儿子是住在吉隆坡。这个儿子是领养的，已经大学毕业，

在一家银行任职。他很少回家，只有在哈芝节或马来新年才会回家团聚。

英仄哈山是道地土著，而玛仄罗哈拉却是来自印尼的爪哇姑娘。玛仄罗哈拉曾经对我说，她年青时立志要为人师表，却因为日本打进了印尼，所以希望落空，惟有跟着做公务员的丈夫，来到了马来西亚，当一名家庭主妇。两夫妇没有生育，领养了一名孩子，省吃省穿的，不但把孩子养大成人，还供他读大学。孩子还是檳城理科大学的社会科学士呢！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吉隆坡找工作，留下了两个老人家住在老家。

有一年，儿子结婚了，可是，却没有通知两个老人家，也没有在老家摆婚宴。玛仄罗哈拉跟我谈起这件事时，频频说儿子太伤她的心了，连结婚也不回家庆祝，好让两老高兴一番。我见到戴着老花眼镜的她一脸忧伤，不停的摇头说：「唉，孩子大了，孩子大了……」

虽然，结婚的事没有给两个老人家带来一点欣喜，但是，抱孙的事却给两老捎来了喜讯。有一年，

我见到一辆白色的舒适骑泊在他们的院子里；我也看见一位皮肤白皙的年青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更望见了一位身穿古笼装的马来少妇手上抱着的婴儿。啊，那是儿子带着媳妇儿回来了！当时，我可以想像到两个老人家一定笑得合不拢嘴，什么埋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一连几天，他们的家里一片喜气洋洋，夜里还夹着婴儿尖锐的啼哭声。

几天过后，他们的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此后，一年里的哈芝节、开斋节，他们的儿子、媳妇、孙子就会出现在院子里。上个开斋节，我看到两个漂亮的小女孩在园子里跑着、笑着。有一年，有一个小女孩还在公公婆婆这儿过生日呢！当时，我也尝到了玛仄罗哈拉从离笆外递过来的一碟牛肉咖喱糯米糕。一年里，只有那一两次的相聚，其余漫长的日子，英仄哈山与玛仄罗哈拉不得不相依为命，聊些不关痛痒的事，做些额外的事来打发时间。

每天早上，我像只爱睡的猫，总是不能依心理的闹钟起床。可是，当我听见仄哈山的老爷车发出的气喘声，我总是被吓得一跃而

起。我并不是被他的老爷车惊醒，而是，只要他的老爷车一叫，我就知道时间不多了。在这段不多的时间里，我必须洗刷、换衣、化妆、准备早餐，开车出门上班。如果迟了，我就会被挤在大街上的车阵里，寸步难行。英仄哈山的老爷车竟变成了我床头的大闹钟。其实，他的老爷车已经很老很老了，已经老得开不到镇上了，身上还迸发着一股沧桑的古董味。我想，这辆老爷车送他上班，下班，上巴刹，带孩子上学，一定跟着他度过了不少马路岁月。如今，主人退休了，再也不常出门了；虽然，它已搁在车房里，却还是不断的受到疼爱与呵护；虽然，主人不再驾着它出门了，却会在每天清晨六时松动它的老骨头，踩着湿湿的油门，大声大声的呼气。英仄哈山的老爷车，不知道是那一款的，它有笨重的车身及往上翘的屁股。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只很有价值的老古董。这辆老爷车，就像英仄哈山的岁月，年青时劳苦功高；年老时，体弱力衰。然而，所应该感到安慰的是，老爷车还有英仄哈山的照顾与保养。英仄哈山呢，却只剩下一个老妻在身边。年青的日子是随着年青人去了。

「谷基」过来我家。年年如此。

然而，这种情形并不是意味着哈山的儿子不孝，不与老人同住；而是，老人家不要去住大城市，不要被关在钢筋水泥的铁门里失掉一大片青草地。在老家那一片青草地，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年青岁月，他们的眷恋，他们的一切。这片园子里，有他们栽种的榴梿树，红毛丹树及美丽的花花草草。他们宁愿守着自己的家园终老，过着二人既简单又自在的日子。偶尔，他们也会去吉隆坡探望儿子。他们临去时，总会前来交代我多注意他们屋子周围的动静，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

我并不是常常有机会与这两位马来老夫妇谈天的。但是，我们每天在院子里各忙各的，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每天都把院子里的园地打扫得很干净，一片叶子也不留。他们的红毛丹红艳艳的结满枝头，我一眼就尽收眼帘。收获时，玛仄罗哈拉总不忘揀一把递过来。有时，他们的灯泡坏了，英仄哈山就会过来跟我借梯子。新年来了，我送他们一粒黏咀的大年糕，几粒金山橙；开斋节到了，玛仄罗哈拉也会用盘子托着各式各样精巧的小

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人儿，一天一天的苍老。但是，这种与世无争的晚年，自由自在的日子，无病无痛的悠闲，也是一种福气。起码，看着他们，我也会了解到，生活的舵，就掌在自己手中；活着的快乐，就是在平淡中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日子。玛仄罗哈拉与英仄哈山选择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过着清静的生活，不去打扰儿子的生活方式，不去增添儿子的麻烦，这种气度，实在大量，也是新时代人伦关系的一种新趋势吧！

没有孩子在身旁，是有许多不便。但是，有孩子在身旁，孩子也不能分担父母衰老的苦痛。老，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道路，惟有自己，才能一步一步缓缓的踏过去。我看到英仄哈山跌了一跤，而我却无能为力时，我才了解到，每个人都是生活得那么孤独无助。

那一天，我看见英仄哈山提着一桶树叶向大水沟走去。大水沟是建在六尺深的地下。要下水沟时，必须攀越一个高高的石阶。当时英仄哈山穿着木屐，右手提着装满树

叶的铁桶，走在狭窄的石阶上，像个走在平衡杆上的人。我一转头，见他已经向下跌个四脚朝天，整个背脊浸在水沟的泥水里。看着他跌下的姿态，并不太严重，可能是踏到青苔滑了一跤。我见他缓缓的爬起身，老骨头还没有散，心里舒了一口气。他不时的摸着滚到三尺远的铁桶，深怕它会被水流带去，他也在忙着寻找脱落的木屐，动作充满了无力感。他慢慢的又攀上了石阶，爬上了大水沟，弓着背，一拐一拐的走回去。看着他湿漉漉的背影，我特别感受到年老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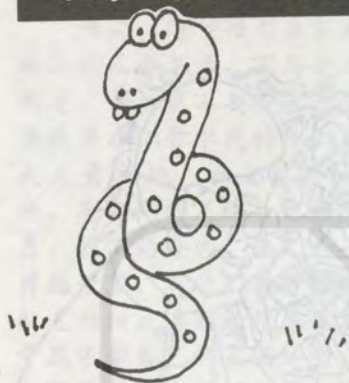
这两位老邻居，男的弓着三十度的背，女的弓着九十度的背，静静的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静静的手携手过完剩余的晚年。外面的世界已毫不相干。我想，他们每天所期待的大概是：儿子几时回来？孙子几时生日？红毛丹几时开花？榴槤几时结果？

太阳，狠狠的晒着大地；太阳的光芒，晒在两个老人的背上，在他们的背上聚成了耀眼的光彩。每天下午，我从窗口望出去，我都会望见了一个背光的晚年，一个九



微型寓言六则

● 年红



(一) 犀牛悲哀

一万年 前，犀牛渴望着头上的角能越长越大，越长越坚挺；但是一万年后的今天，犀牛为了生存，倒希望头上没有角！

(二) 丑怪的东西

有一只青蛙，看见水中的蝌蚪，不禁大笑起来，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丑怪的东西？”

(三) 月亮和太阳

云问月亮：“为什么不去会见太阳？”

月亮反问云：“我为什么要去会见他？”

云问太阳：“为什么不去会见月亮？”

太阳反问云：“我为什么要去会见她？”

难怪月亮和太阳永不相见！

(四) 小花和蝴蝶

小花气愤地说：“蝴蝶呀，实在贪得无厌！”

蝴蝶不满地说：“小花呀，简直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五) 蛇想变成龙?

天神问蛇：“你想变成龙吗？”

蛇连忙摇摇头，说：“为什么要让我化为虚无呢？”

(六) 浊河里的小泥鳅

小泥鳅看到一家人都混在浊河里，心里很不开心。当它游到一条清水溪时，还来不及欢呼，已被正在捞鱼的渔夫给捉走了。



语录

◎研究历史能使人聪明，研究诗能使人机智，研究数学能使人精巧，研究自然哲学能使人深远，研究道德能使人勇敢，研究真理则与修辞学能使人知足。——培根

组屋区之夜

● 网雷（新加坡）



除了车声掀起阵阵涟漪外，夜是宁静的，像风平浪静的大海。

大路两旁栽种的一棵棵枝繁叶茂、高大的青龙木，宛如一顶顶硕大无比的超级巨伞，遮挡了月光和街灯的光，在树下形成一大片“黑区”。

折入小路，两旁尽是矮树——法国梧桐。手掌般大的树叶，脉络毕露，清晰可见，太露骨了，一点也不含蓄，难怪诗人不喜欢它。

大路种青龙木，小路种法国梧桐，其他杂树，一概拔除，不许生长——这就是我们组屋区的“植树规则”。

而且，要种多少棵树，每棵树的距离是十二步还是二十步，都经过刻意的人工安排，欠缺那份自然的韵味。

幢幢组屋门前高低起伏的草坪，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由于过去都是平坦的草坪，觉得单调乏味，现在新建的市镇便把草坪堆砌成起伏的土丘。

绿树青草都有了，绿化了，然而却没有花。只植树不种花，造成组屋

区的自然景观中没有万紫千红的花朵，生活中缺乏七彩缤纷的点缀。

一座座巍然矗立的组屋，放眼望去，似乎连成一片，在朦胧月色下是一道阴森森的钢筋水泥森林的屏障，遮挡视线，望不见远处辽阔的夜空。

组屋区每个邻里少说也有好几千人，但是现在还不到十时，除了偶尔遇见一两个行色匆匆的行人外，几乎不见人影。

难道组屋居民都习惯早睡？哦，不！他们非到深夜不睡是很平常的。这时大多数家庭铁门木门重重锁住，在荧光屏前“泡”整晚的电视，绝少下楼走动。或者聚谈。

孑然夜行在整齐平坦的石板路上，仿佛进入一座寂寥冷清的空城

.....



分享

● 喫茶僧



在人生的旅程中，总是会有许多方面的学习；在各种学习中，总是会有一些愉快的经验及受益。有些经验令人难忘，也许是因为挫折、失败与磨练，而从中却也吸取了经验或教训；令人愉快的经验则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所得的。从这些经验中，只要我们虚心吸取或承受，都是会从中获得利益及受用的。

这些经验及受用，都会丰富我们的人生，使生活呈现多姿多彩。如果我们要使这些受用更有意义与价值，就得与他人分享。将我们得到的经验告诉他人，使此心情及经验也能让他人间接中受用；将我们的挫折与失败之经验告诉他人，使他人会在学习过程中较小心去处理，或不会重蹈旧辙。

与他人分享愉快与成功经验，就是将此受用去扩大及于他人；与他人分享失败与难忘的经验，就是减少苦恼，并减少某些资源及人力的浪费。成功经验的分享并不表示我们高人一等，失败经验的告知，也并不表示我们差人一截。因为每个人生际遇及经验皆不同，我们的善恶因缘也不一样，与人分享经验只是表示了我们的关怀，愿意共同承担上获得。

因此，这是单纯的，不要加上任何其他的动机，也不要夹着其他的

条件。尤其以学习中获得的受用，将之布施，而与其他有情乃至一切众生分享，使大家在经验的分享中交流。而且在分享时，学习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反而增进。这就达到了互助相辅，相互激励的效果了。如果大家都能如此与分学习受用与成果，在学习的道路上，就可以携手迈进了。



语录

◎以感恩心处人事，持之以恒，必能日日欢喜自在。——证严法师

拈花微笑

● 心水（澳州）



释迦牟尼佛手持鲜花腾云驾雾游于九十九层天宇，从飘灵界下到红尘，化身变成小沙弥，在大雄宝殿负责什役。那天清理蒲团时，耳际传至祷告声，是位珠光宝气的贵妇女跪在佛像前，听她虔诚的说：「如来佛祖，至灵至圣，佑护我一家大小平安，无灾无难；保佑我老公生意兴隆，横财就手，明年佛诞，我会聘请神戏答谢佛祖恩典。」

小沙尔合指一算，行近贵妇人说：“李太太，李先生的药材店如果佛祖庇佑他生意兴隆，岂不是要有许多健康的人生病，那些人都要营生，病了怎么办？”

“小和尚，你懂什么？如果佛祖神通，他佑我发财，我们会重谢神恩，寺院香火鼎盛你才有好饭菜！”

“阿弥陀佛！佛祖怎么会因为你一家财源滚滚而让众人生病呢？”小沙弥正想退下，右旁来了位满脸脂粉妖冶丰满的胖妇，她跪拜呢喃求告：

“佛祖有灵，保佑我先生客似云来，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明年佛诞我必定加添香油为佛装金身。”

小沙弥细细算过指头，靠近而问：“林医生的疹所门庭若市，这个小城镇岂非要有疫症流行，我佛慈悲，怎么会应允你所求呢？”

“呸！小和尚，佛祖有求必应，就算有疫症传染，我老公有名起死回生，华陀再世，居民也不过破财挡灾。”

“阿弥陀佛！医者父母心，林医生一定不忍心希望有痲症出现。”小沙弥正想离去，却见位老太婆盈盈跪伏佛前，喃喃祷告：

“求求佛祖，观音菩萨齐齐佑我乖仔生意兴旺，利是百倍，明年我烧猪供奉，酬谢神恩。”

小沙弥算出老太婆的乖仔是开仁寿店，心里有气，正所谓佛都有火，他粗声的向着老太婆讲：

“阿婆，佛祖慈悲为怀，佑你们生意兴旺岂非要枉死许多人？”

“小和尚，佛祖神通灵验，佛法无边，你别在此胡说八道！”

小沙弥笑嘻嘻，摇摇头转身，

众人眼花，竟已不见了跟前和尚。释迦牟尼回返云端，抬头微笑，大雄宝殿佛相庄严，录音机播送着金刚经，众声合诵：「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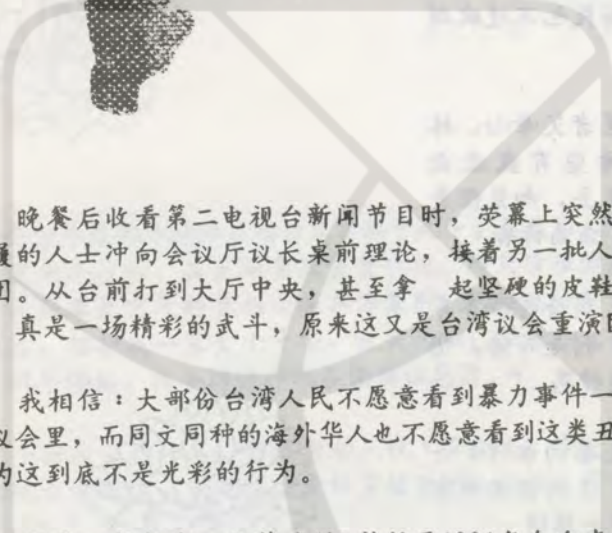


语录

◎一个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证严法师

暴力议会

● 倪子仲



晚餐后收看第二电视台新闻节目时，荧幕上突然映现出数名身穿西装革履的人士冲向会议厅议长桌前理论，接着另一批人士也冲上来，扭打成一团。从台前打到大厅中央，甚至拿起坚硬的皮鞋当武器，猛打对方头颅，真是一场精彩的武斗，原来这又是台湾议会重演殴打的杰作。

我相信：大部份台湾人民不愿意看到暴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民主议会里，而同文同种的海外华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类丑行暴露于世人面前，因为这到底不是光彩的行为。

但是，偏偏有一位著名的L教授于1991年自台来马作经济学术专题演讲时，振振有词地办护道：“台湾议会里，议员争执播音筒，甚至发生殴打情事，并不足为怪，这是国家经济繁荣，民主精神抬头的自然现象。在日本、英国议会里也常有殴打、摔椅子的情事发生。”

我想：这正是目前一小部份思想偏激的台湾人士的心态，我无法接受这似是而非的言论。翌日，我写了《议会里打架值得鼓励吗？》一文，发表报端向他请教，我的论点是：

“议会开会时，所有议员应遵守议会常规，这些法律条文是立法会所制定的，开会时，议长主持会议，执行议会常规。议会常规是否准许任何议员抢夺播音筒，争先发言，或摔椅子以及动手打人呢？如果说：‘这是国家经济繁荣民主精神抬头的自然现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乎逻辑的，没有法律的根据，近乎强词夺理。在日本、英国议会里，偶尔有发生摔椅子、殴打的情事，这种轻浮狂妄之举，当即受议长之制裁，而且遭受全国有识之士的谴责，似此野蛮举动是不值得鼓励的。”

之后，我整整一个月注意该报的言论，并不见L教授为文辩驳；可能他没有看到拙作，也有可能他认为讲过就算了，何必要费神解释呢？

立法议会是人民代议士集合商讨国家大事的神圣庄严地方，任何议员都应遵守议会常规。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其言行也应该作为人民的表率。如果准许议员在会议时打架，那么上行下效，民间任何会议场合，只要三句不合即可动武，搞到会场大乱，成何体统？这

岂是一个法治、民主国家应有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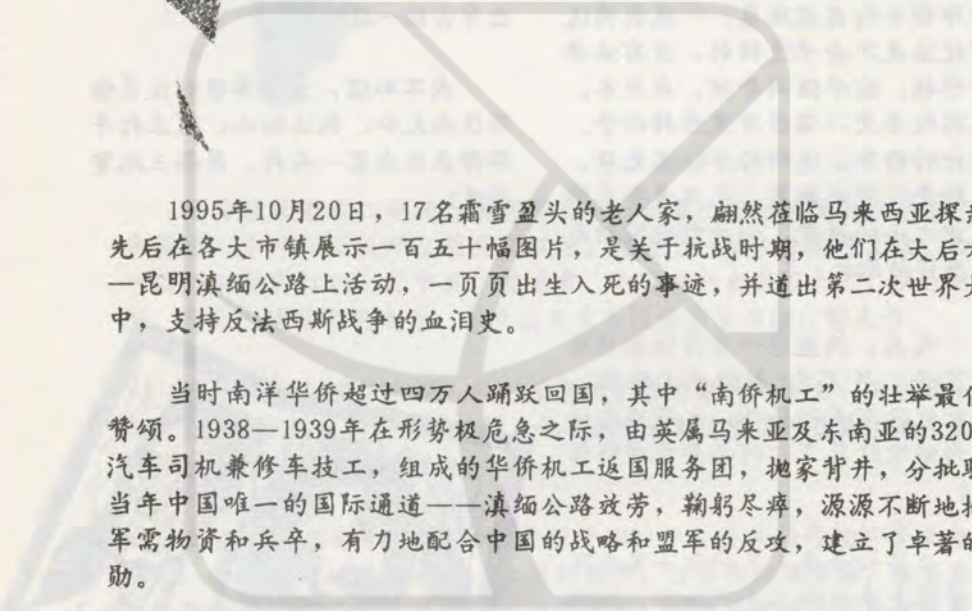
在我国，国会或州议会开会时，任何议员如果出言不逊而不道歉，或乱摔书本文件，议长即可据规章，请这位议员离场，甚至不准他出席会议一段时期。

我不知道，台湾尊敬的议员能否铁而无私，执法如山，遇上打斗事件在议会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呢？



南侨机工血泪史

● 朱宗贤



1995年10月20日，17名霜雪盈头的老人家，翩然莅临马来西亚探亲，先后在各大市镇展示一百五十幅图片，是关于抗战时期，他们在大后方——昆明滇缅公路上活动，一页页出生入死的事迹，并道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血泪史。

当时南洋华侨超过四万人踊跃回国，其中“南侨机工”的壮举最值得赞颂。1938—1939年在形势极危急之际，由英属马来亚及东南亚的3200位汽车司机兼修车技工，组成的华侨机工返国服务团，抛家背井，分批驰赴当年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效劳，鞠躬尽瘁，源源不断地抢运军需物资和兵卒，有力地配合中国的战略和盟军的反攻，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团长杨保华老先生，年登八旬，一去家乡五十六载，而年纪最高的陈介文氏，九秩进一。犹复精神矍铄，最年轻者亦满六十二龄。他们在台上演讲，或在台下跟与会嘉宾娓娓深谈，道尽半世纪来的酸甜苦辣，令人肃然起敬！

根据历史，日本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迁都东京后，便处心积虑，计

划鲸吞华夏、亚洲，以至全世界。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五个月后，席卷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死三十多万人。星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嘉庚氏组织了“南侨筹赈总会”捐输钱财、衣物，援助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并不停地号召机器工友归国服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忠勇华胄和中学生踊跃从军，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奉行杀敌卫国的神圣任务。

现在笔者选择重要的旧事简介如下：中国危险、八方援手，1937年7月9日峇株巴辖商会致电南京国府：“抵抗到底，我人誓全力筹餉。”

陈嘉庚氏洞悉投降派头目汪精卫的卖国行径，1938年10月末，由星洲致电重庆，内容要点为“敌未出国之前，言和即汉奸”。1938年毛泽东氏致题词给侨社，申谢救国热忱……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1937年提议建滇缅公路，以保障交通顺畅，获政府批准。云南各族组成施工

团，数目约20万人，七个月后即1938年正月竣工，由腊戍通达昆明，全长1146公里，全程行车需七八日。

中国因缺乏各种人才，去函陈氏，表明迫切需要驾驶兼具维修经验之技工。筹赈会诸公热烈响应，先后派九批志士支援。首批在1939年2月出发，中有李月美者，乃女扮男装之热心份子，一位19岁的庄霖助，虚加一岁应募得准。另一名女性白雪娇，回国后方才写给父母“告别信”，字里行间，流露爱护故国的热忱。

此外，更有泰国、缅甸、越南、澳门、香港、荷属东印度等地志士、络绎抵步，昆明市民众挥舞着标语旗帜，恭迎光临，讚赏他们是“抗日的中坚”。一般人初到昆明，先受2至6个月的军训，剃光头、穿制服，睡草棚，因缺水不能每日洗澡，闲时以本身的技术和携来的器具充助教或工兵，少数工友被当局派去西南、西北的运输线。

南侨机工所用的车辆，多为东南亚侨胞捐助的。一般卡车、救护

车，捎自森美兰、北婆罗洲、荷印等地。他们把美援物资循公路运入中原，维持抗战给养，又将桐油和矿产运出仰光，赚取外汇，充裕国库。

沿途有21处拐弯，公路蜿蜒起伏於野人山上、孟拱河谷旁边，呈S状，跨过怒江、澜沧江。一遇上雨季，泥泞难走，须推车前进，稍一不慎，即飞坠谷底，粉身碎骨，长作他乡之鬼。有时抛锚在荒僻之处，挨饥受饿，达数日之久。

日寇为了切断这条敌方生命线，1940年7月，威迫英政府签约，封闭公路。若发现车子即用机关枪、莱福枪扫射。但三个月后，英方迫於形势又重新开放，机工不论封锁与否、均奉命出勤，至多白天行车，夜间因灯光易惹祸而休息。日机频频由河内起飞，执行射杀和轰炸任务，无数英雄慷慨捐躯，孝感桥及功果桥，连续遭日机炸毁，机工就纠合土人，用空汽油桶充渡船，又连接十多只渡船，架作浮桥，上铺厚木板，小心翼翼地过河，无日不和死神搏斗。

在这条公路行走，万一染上疟

疾，必然九死一生。所以沿途有治疗所，让英雄安心，机工亦可顺便赚取外快，替人载送行李、货品，但大多数适可而止，绝不趁火打劫。

机工初来服役，一律领取法币36元的薪金（合叻币9元），拥技艺者，可充修理技师，高级的领140元，低的是90元。工作时须佩戴胸章以资识别。有些年轻者，与当地姑娘结婚，光复后卜居该处。

候西反烈士（1883—1944）闽之南安人，原在星洲营商，为人急公好义，待人以诚，生意失败后，遭对头诬陷，指替共产党人宣传，汤姆总督遂於1939年2月末，将其驱逐出境。候氏回国奉政府命，至仰光抚慰侨民，成立云南华侨互助社，出任理事长，照顾患病无依的侨胞，奔走各地衙门。1944年11月，从成都飞往昆明，机坠身亡，论者惜之。

光复后还乡的战士中，有名梁煜棠者，广东台山人，本居檳城，谙英文，在战地工作时，曾载一名负伤的英军官去昆明就医，时时嘘寒问暖，遂成好朋友。。胜利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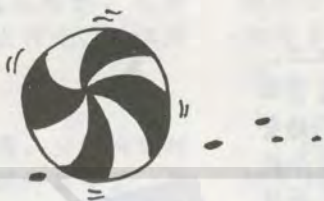
该军官被派去吡叻州军政府任职，写信给梁氏，招来怡保，授以吡叻州车辆注册官肥缺，入息丰厚。

和平后，那三千二百位机工，有一千人留住国内，一千人复员回马，另千余人殉国牺牲。他们的誓言是：“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壮哉斯言！抚今追昔，血泪斑斑，宁不令人仰天浩叹！



小宝和波比

● 婉冰（澳洲）



每日到后园挂晒衣服，小宝总爱缠绕身旁；摇动全身松柔亮丽的黑白长毛，喜悦地在我脚边盘旋。狐狸般的尾巴，不停鞭挞我的足踝，尖尖黑嘴发出温柔的吠声。或衔着小皮球，以哀求的眼神，要我玩掷球游戏。它是老人明仁的宠物，只要他一声口哨，便可把小宝从远处唤回。老人爱犬情怀正像我当年对白银狐狗般。

波比是我高中同学倩萍所赠。才两周龄的小狗，长毛雪白，逗人喜爱。其实我家早养了一头细小日本狗尼尼，那身稀有的金黄间白毛，颇美丽。凑上小波比后，从此家无宁日了。两只正在成长的狗，淘气地把厨房和庭院物件、花草咬破弄翻。帮佣琼姐怨声不绝，甚感厌烦，诉说无端让她增加工作量。但家父很宠爱波比，琼姐顾忌主人，不敢明目张胆难为它们。

我常怀疑狗的智慧更胜灵猴，它们拥有奇妙的表达方式。每次，当祖父启动留声机播歌曲时，波比立即高踞沙发上，朝着蹲在地板的尼尼对唱。若是流行时代曲，吠声细碎断续。遇上粤曲，它俩叫的音调悠扬高亢，久久不散，仿佛是唱双簧。因此，它们在我家宴客时表演娱宾，派上用场后，更为我们怜爱。

那天，波比在后院呜呜哭叫，声调凄惨。三弟和四弟行动鬼祟的跑进跑出，焦急地向拥人索药棉覓胶布。我心里顿生疑窦，便暗中窥探。原来淘气的弟弟为波比修长毛，竟差点把尾巴剪断。两人怕父亲责罚，便急忙裹伤。我立即施展童军本领，加入帮忙。贴妥胶布便把毛梳松，将伤处掩盖。忽然，接触波比那痛苦可怜的目光，和眼中滚落的泪水，使我不安。轻抚其头，柔声安慰。波比善解人意，便温驯地伏在脚下。我即狠狠地教训弟弟们一顿，以后严禁剪毛勾当。

婚后常返娘家，首先奔至前院铁门迎我的必定是波比。嗅觉灵敏的它，不停摇动尾巴以示高兴，它始终爱护主人。长得体形如小猪般的波比，那身雪白柔轻软的毛更丰厚，更长更光亮了。

越南沦陷后冻结银行，越共散播谣言，茅头指向资产阶级。很多人自动警觉，结束奢侈习惯，换穿素色衣裳。事事检点，日子过得恐慌。首次换新币，家家户户领回两百块，所谓一视同仁不增不减。

父亲的脸色随着手中拈数的钞

票渐呈凝重，愁闷地对免薪留任的琼姐说：“开支要减了，菜钱要节省。”但两只狗的食量毕竟可观，日子尽管艰难，竟没人提议把狗送人。

换钱一周后某天下午，二妹抱回来一只生蛋的大母鸡。从此，波比消声匿迹。各人心里难过，谁也不忍首先发问。细小的尼尼，也懒得进食，卷缩梯底，状甚哀伤。

数周沉默过去，那天归宁探望家人，才知个中原因，原来是母亲私下妥协，把波比送去邻街，换回发嫂的母鸡。发嫂儿子是坊长，为官的粮食充足。波比菜饭不缺，总算心安。但爸刚听友人说，发嫂的丈夫把波比卖给“三六”档，难怪父亲忿怒难抑。柔顺善良的母亲听后，竟悲悲切切哭说：“伯仁因我而死。”她哀愁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从此亲自饲养尼尼。

“宁做太平犬”，这话真够讽刺。看小宝挂银项圈，玩皮球、吃专用罐头，定期检查和注射防疫针，费用不计较，也麻烦透了。不过，小动物乖巧有灵性，是心烦寂寞时的良伴。当我愁闷时，也会对

小宝呢喃，它是永无异议的好听众。

黄昏，夕阳斜照，归鸟鸣唱。
在街上每每出现人拖犬，犬牵人的景象，这不正是人们向往的恬逸画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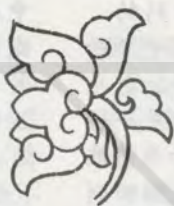


语录

- ◎善良的情操，和平衡的智力，是形成良好品性的基础。其他的事物都可能偶然间瞬息逝去，唯有人的品格是永存的东西，它往往在主人离开人世之后，仍受人敬仰。——杜德

交往日浅，怀念深深

——怀念诗人叶明



● 章钦

九五年十月七日，天气晴朗的清晨，摊开报纸，顿然惊呆，心就一直往下沉，呵，你真的走了，离开这个婆娑世界，你为何走得那么快呢？我们许久没有聚首畅谈了。原想今年文学节到首都，再探访你——敬爱的罗厘诗人。

未认识你之前，已读过你不少的诗作，你的诗，对人生充满信心，流露着一股股的热情。

相逢

一九九一年的马华文学节颁奖礼上，你我相逢在一起，我高兴地走过去叫你，你快口爽语地说：“你是章钦，爱写胶林里的东西。”你紧紧握住我的手，一股热流透入我的心头，深感温暖。“今晚睡那里？可到我家去。”相逢，你就那么爽朗热情。我们一见如故，从工作谈到文学，从文学谈到社会。就因为你是个罗厘司机，我过去是个穷胶工，感情那么相近，一谈就是那么投机。谈话里，我深深感到，你是一个忠诚的诗人，每一句话都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听着你温暖的语言，更感到阵阵温馨，它像一道道的清流，流淌在我的心田。

别后

我们别后不久，你第一次来信写道：“来信中提到你对写作的观点，我深有同感。写作道上是相当寂寞的，要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耕耘，的确是相当难做到的事，就我个人来说，间隔了十年的岁月，都无丝毫提笔的念头，近几年来，再次提笔写稿，纯粹是一份因缘际合：星洲日报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一个亚军奖把我拉回到写作道上，也可以这么说，得奖是一种鼓励，也是一股推动力，就诚如你所说的：文友和鼓励，给你一股执笔的鼓舞。”

文学的关怀

一九九三年，你寄来不少的诗作，表示支持我们创办的《清流》文学刊物。你捎来一封信说：前几天在报章上看到有关《清流》双月刊再次主办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文告，对贵刊能有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精神，深感钦佩，主办类似的比赛，对扶掖后进方面，相信有深远的影响，我个人也希望，贵刊能一直主办下去。”

你的来信，对文学的关怀和热心，真叫人敬佩，你不单是一个诗人，

而且是一个关心文学发展的有心人。

找到自己的路

不久后，你又寄来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道：“在这里也应该谢谢你的赞赏，事实上我并非你所说的那么好，写诗，我是写得不多，应该是在摸索的阶段，但愿有朝一日，能找到自己应走的道路。”

今天，你的确找到一条你应走的文学道路，然而，我非常痛心，你却提早走了，不过，你走过的路，早已烙下了许多生命的脚印，那一个个脚印，一定会有人踏上去，继续上路，你尽管放心吧！

难忘畅谈

夜已深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婴儿啼哭声，我双手捧着一张，和你在文学颁奖礼拍下的照片，看着你那爽朗的微笑，耳畔不断响起你的阵阵笑声，此时，心中有千头万绪，不知如何平静下来。记得文学节那天，你来到乐天旅店找我，和我谈写诗，你说写诗，是要写出自己的感情，不是写出事件的记录，那只是文字的记载，不是诗，诗是感情的东西。你我一谈就三个多钟

头，真的，与君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和你倾谈，我学习到不少的东西，虽然你比我年轻，但是，你的才华出众，如果你多活一些日子，你一定会给马华文坛增添不少的光彩。

谢绝稿酬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三日你给〈清流〉文学刊物写道：“投稿〈清流〉是给它点精神上的支持，并不在于赚什么稿费，更何况〈清流〉

是一份亏本的刊物，要长期支撑下去，委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我以后有什么作品在贵刊发表，请勿寄稿费来，这就是对你们这些有心人的一点敬意吧！”

深深怀念

读着你的来信，看着你的照片，我有深深的怀念。

安息吧！敬爱的罗厘诗人，不必有所牵挂了！



一九九三年马华文学节章钦（左）与叶明合影

留下水声，留下轻风



● 有明

瑞瑞文友：

你写信来问我怎样认识“罗厘诗人”叶明。这是难得的一份机缘。1989年11月杪，叶明荣获“兴安诗歌创作奖”冠军，作品是《盆栽植物》。在颁奖礼上认识他，记得他是一个皮肤黝黑，个子结实的好青年，听他的谈吐，留意他的举动，觉得他是容易与人相处的好好先生。叶明原名叶明璐，出生地是彭亨州，1955年5月3日诞生，死於1995年10月6日，多年轻的好青年。轻风一阵，水声淙淙，叶明就这么快的走完这一生。（我认为他实在年轻，只走了半个人生吧了。）

他患的是胃癌，待医生发觉时经已是末期，只有三两个月的生存机会，再也没有机会让人为他营造另一个可以延续生命的堡垒。从报上获得他的死讯，真令人震惊令人悲恸，令人叹惜。老天爷就那么残酷地将他的才华深深的埋葬，为什么将他的抱负毁於刹那间呢？

我重读他的《轻舟已过》，心中不禁萌起阵阵酸痛，为了一场相识，为了他是《清流》的助阵诗人，在悲恸中写了《水声仍然存在》以作悼念。他在《清流》创刊号所刊登的诗是《圣诞节前夕》，《安老院》刊在第六

期，《相思树》刊在第十四期，《小丑》刊在第十六期，《错误二式》刊在第十九期；《寿宴》、《速食爱情》、《卡拉OK》和《葬礼》等四首短诗则刊在第二十期。一想起叶明从此不会再为《清流》执笔助阵，大家都少了这位富有才华的朋友，实在痛心。吡叻文艺研究会在开理事会议时，全体理事特地为他默哀三分钟，以示追悼。

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配做诗人，重读《假如你来》，叶明与屈原像成了真正的好朋友。他熟读屈原的诗，深深了解屈原。在心灵上他诚心诚意地邀请屈原到首都看湖滨公园，看国会大厦，看中华大会堂，看龙族的血脉怎样流成辉煌和怎样流成辛酸。然后他又请屈原说出汨罗江畔的水声分别一下。他还请屈原说出汨罗江水有多冰冷，压在他胸前的大石头有多沉重啊！

《盆栽与我》，叶明借盆栽而比喻人生的一页生活史，可真不俗。叶明在这首诗的第二段这样写着：“我从一个斜斜的角度思量人生的无奈。一杯庆祝成年的酒还未饮尽，手上的烟已烧过了中午，想摊开胸襟却摊开了一路的风雨。”

读《店小二的话》，则有自然逸趣的感觉，那活泼有力的诗的韵味可真令人难舍。

读《迁》：“笑着也是一个人生，哭着也是一个人生。”瑞瑞，我认为人的一生都得驮着最重怀着重甸甸的苦笑呢！

叶明的诗虽是轻描淡写，虽是表面轻轻一点，但其含义却是深刻，能刻划进骨髓的深层去！要是你一生都是平淡无奇在思想上又无法去联想更多的人生百态，那虽是读着叶明的诗，也不能读出个中滋味，因为你根本没有尝过人生的种种苦滋味，难产生浓浓的共鸣。现在寄上《盆栽与我》、《假如你来》和《轻舟已过》，让你慢慢欣赏，读后再把感受告诉我好吗？

假如你有意，可邮购一本《风的颜色》，书中除了可读到叶明的诗，并可欣赏另一位“德士诗人”李宗舜的好诗。你把全书读完，必会产生很多感想。

瑞瑞，你知道吗？这一回，很多写作人都为叶明写了悼念文章。例如1995年10月10日，星洲日报的

星云版有诗人叶明逝世纪念专辑：
“①轻舟虽过风永在——庄松华作
②今生之约——周清啸作③黑色的
风——小曼作④亲爱的写诗人——
殷建波作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晴川作。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同日以“登岸而去的水纹”为专辑
悼念叶明，有陈大为的《蛹的横切
面——析论叶明的创作理念的形成
与写作技巧的演进。另一篇是李宗
舜写的《你走的时候》。南洋文艺
版在10月24日刊登了方昂写的《悼
叶明诗二首——①火化②风的颜
色》。

叶明生前曾亲口对我说，他是
吃过很多苦的潦倒者，幸亏这十多
年来运输业扭转了他的命运，如今
他遗下妻子王秋花和两个女儿，一
个十岁，一个八岁，他们的生活问
题最重要，最令我们关心。

叶明在七十年代的笔名是飘零
人和叶凡，常有小说、诗歌和散文
在《当代文艺》发表。那时期的工
作是当书记，后又做过杂工和罗厘
司机。

他在1987年前后重提诗笔，得
过不少诗歌比赛奖，前些时候还为

星洲日报星期刊写专栏。最近他和
李宗舜出版的诗选合集——《风的
颜色》，在推介礼的当晚，他因卧
病在医院，无法出席，真是人生憾
事。

在文坛上，叶明虽是轻风一阵，
水声淙淙，我的感觉倒认为轻风仍
旧永在，水声仍然永存。

瑞瑞，你知道吗？叶明还留下清清
秀秀的一手墨宝呢，今把复印的墨
迹寄上，盼能仔细欣赏。匆匆，即
祝

一切美好！

有明



迹墨

叶明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李宗舜友雅展

九五年葉明書



寫好一封信想了好久在該邊有
二十個句頓寓些支離破碎的字
眼小帳他看了酸痛一輩子

錄李宗舜詩遺書

九五年葉明書



附录叶明诗作(一)

盆栽与我

● 叶明

一棵被置放在屋檐下的盆栽
试图捉住一道斜斜走过的阳光
才发现捉回来的
竟是一握湿濡的黄昏

在那墙边阴暗的一角
我从一个斜斜的角度
思量人生的无奈

一杯庆祝成年的酒还未饮尽
手上的烟已烧过了中年
想摊开胸襟
却摊开了一路的风雨
而岁月恰似战鼓频催
去也茫然
不去也茫然

曾经幻想过，要枝繁叶茂
要把枝干耸入万丈的云霄
仰望苍天于那无垠无际
俯视众生以万顷碧荫
谁知竟落得
墙角下的一盆装饰物

日落之前
会被移进
抑或移出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纪念已故诗人叶明专辑

附录叶明诗作(二)

轻舟已过

-- 病中感

●叶明

夜，荒芜得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我是孤绝里唯一流动的水声

-- 流过成败，流过枯荣
流过莽莽的江河
流成野外宁静的湖泊
流成市衢滚滚的红尘……

-- 而今，唉，我已经疲倦了
去罢去罢--

昨日的镜花水月
明日的海市蜃楼

我真的是该休息一下了
纵有景致，我不想再以它入诗
纵有山水，我不想再将它入画
纵有情节，我不想再把它构成小说
一切一切
都交由岁月去收藏吧

轻舟已过

我不再是追着远方的水声
我是即将登岸而去的水纹

(15.8.1995无奈中)



踏花寻踪觅诗人



● 胡金伦

道别的话题仿佛仍在眼前，转眼间诗人挥挥长袖，走了，离开我们，不带走任何绚丽的云彩，只留下丝丝遗憾、昔日的光辉灿烂及人世间的思念之情。

一直很想为叶明写一段文字，原因有二：其一是我认识和有交情的文友群里，他算是“超龄”足足年长我16岁。其二是他在我的印象里，属于个“传奇”性人物。为何？因为写诗和驾驶罗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我却在一次机缘巧合中，无意中认识了雅号“罗厘诗人”的叶明。

和叶明的友情结缘于李宗舜的诗集《诗人的天空》新书推介礼上，那时是1994年8月21日，一个夜风凛凛却洋溢着温暖热情的晚上。叶明的名字并不陌生，经常可从报章的文艺副刊上看见他的诗作，偶尔还有两篇散文及小说。得奖一事是叶明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锦上添花，为他逐渐平淡的生活增添缤纷的色彩，这包括了连续夺得两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新诗甄选奖佳作，一时传为佳话。我从花踪文艺营的通讯录上知道有这么一位诗人住在附近，却缘悭一面。后来，这位诗人朋友成为我众多友人中的另一章情节。我还记得刚见面时，厚着脸皮问他：你现在还驾罗厘吗？叶明面带微笑的回答我：不，我已经没有驾罗厘了，现在从事运输行业。

叶明曾有一段不如意的过去。他在自己的散文〈一首在罗厘上完成的诗〉里曾写道：

“1987年前后，我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地方，我搞的生意从高峰跌至谷底，意志濒于崩溃的边缘，在消极中，我把自己禁锢起来，锁在一个自制的囹圄中，企图隔开现实社会咄咄逼人的眼光。”

（刊於1994年6月11日《文艺春秋》，现收入《风的颜色》一书中）

后来我们多次在路旁喝茶吃夜宵，这些旧记忆成了交谈之间的话题。生意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往事如细雨飘飞过视线，悠悠远远，他的语气竟是一般的平和。叶明说，算了，以前失意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一切归于平淡，写写文章，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生活的巨轮总会无情地辗过人生道路。当叶明走过暗淡穷途，终于重新投入真正的理想生活。文学让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心灵的归依。但令我真正难忘的却是他严肃的娓娓诉说着无奈的过往，这些伤痛的生活记忆差点使他精神崩溃……1987年

参加《星洲日报》的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700元的奖金在当时来说实是上天的恩赐，解决了三餐的困扰。叶明在熊熊烈火中燃烧自己，结果重生了，化成一只火鸟翱翔在文学的天空。或者有许多人不太能接受他的一番话，我亲耳听来却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叶明是一个性格豪爽大方，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我曾告诉他有关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如意事。他极力勉励我继续写作，而且不吝赐教。他自谦不是大学生，读书不多，十分羡慕我有如此的好机会能够多念几年书。我很惭愧的告诉叶明，现今的大学生并不是想像中的完美，最主要是必须靠自己自动自发学习，寻找课本以外的人生知识。从他身上，我深深领悟到如何从最缺乏各方有利条件的环境下，叶明仍然能够发挥坚强的意志力，逆流勇前，自学成功（和陈大为最近的通信中，他沿用了这个名词）；我生活在象牙塔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思振作，实愧于在他面前埋怨时势不造人。

今年7月31日，收到叶明的最后一封信，信里意外提及他得了胃癌，情形很不乐观，由于发现得迟，已无药可治。怎么可能？6月长假的多番聚叙，未曾听他说起这件事。一个好好的人，怎会无端端面临这种痛苦。我大为震惊。随即摇了个电话给王祖安先生，获知叶明的胃癌已经是后期阶段……眼泪，竟不听使唤的涔涔流下，叶明的笔迹缓缓漫漶成糊影：

“……以前我告诉过你要参加什么比赛的，我想都成泡影了，没关系，如果我还有机会活着，到时候陪你去领奖也是蛮有意思的。”

闻讯后，我和育陶匆匆赶回吉隆坡去探望叶明。施过手术后的叶明安静的躺在病榻上沉睡，可是人却消瘦了。

8月杪，我和育陶再次深望叶明。他憔悴的神情不复昔日光采，我不禁感到一片戚然。过后，叶明拿了他写的最后一首诗〈轻舟已过〉给我们看。是吗？叶明即将登岸而去寻找前人的足迹？我们呢？是否还站在岸边捕捉一缕白色的身影……他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

但却可选择的提早结束梦想，遗下黯然神伤的妻子和 尚待哺育的女儿。岁月流影，幽幽微光中我看见诗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目光里，登上彼岸远去……

同样是在留台联总，1995年9月30日的晚上，我坐在厅堂里，听众人朗诵叶明和李宗舜的诗，心里想起躺在医院里的叶明，是否此刻听见远处有一群朋友正默默为他祈祷祝福？下午我去看过叶明了，可是却心酸悲恸的离开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但始终被迫接受惨酷的事实。叶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竟被病魔侵蚀得剩下枯瘦的身子……

叶明，如果你回首来时尽是一片肃瑟，归去，不必担心是风雨或是晴。如果有缘，尽管落花无可奈何要渐去，相信燕子归来将是相识的开始。

（转载自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在时间的小书房

● 吕育陶

-- 致叶明

在时间的小书房
我手托诗人从中小学课本捡来的字句
一座座平实、无华的花园
却处处真情流露……
世界在我回忆与思考的漩涡中
旋转木马般轻轻
转动起来
我仿佛看见远方的诗人
在人生的跑步道上
被命运绊倒——
重重地摔在阳光不景气的日子里
1987年他遇见刚抵达吉隆坡的屈原
带他上台领奖
从此驾罗厘的手绑上一条
诗的彩带
我手托诗人平易近人的字句仿佛
诗人就站在我面前
「朋友，我是一颗被天空拒绝的星星
我总不能带走太多的东西」

生命像长年打着穿洞的雨伞
破旧的街景，灰蒙蒙的天空
与屈原道别后的诗人仍然不断
上台领奖
他手持罗厘的钥匙打开
奋力打开阳光的大门
清除藤蔓的纠缠
柴油的生命因为有诗而显得
精细有致
「生命，还是打着穿洞的雨伞吗？」
我手托自学成功的诗人
第一本诗集
感觉生命冷暖无常
世界渐渐停止转动
竟有微雨轻轻浇下
在时间的小书房
仿佛我无力地打着一把
穿洞的雨伞
面对诗人
以及命运

（转载自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13-10-1995

● 狄秋（中国）

秋 祭



竹青片片剥落
当翻山越岭的行走错失最后一叶葱绿
冷寂的脚步便在异域
化作卵石
宁静地老化自己
使天涯海角依旧年轻

沉重的韵脚和闪亮的规则
在高山低谷隐约地走动
承受日月的开合
承受对永恒、宁静与无忧无虑的渴求
广阔地衣被徐徐卷紧
隆起后分割地平线
然后被砍向现实的冰川削平

曾凝视墓园后上路的游子
深色背影导引我们滑向生命深处
腋下挟持着人生
陷入夜色
生命的光环从轮廓徐徐降下
在夜里熄灭

在由浓云关闭的天空下探访灵界
倒地前的碰撞闪耀火焰
向高山深谷投放下最后的民谣

曾经青春自东飞升
独立荒原
尖锐呐喊抵达黑暗内部
或进入铮铮外表
用美和忠诚
对厄运进行最彻底辉煌的拯救
任潺潺流水冲刷表情
却无法抖落惊愕与负创的目光
生命两端都维系在黑暗里
倚门翘首的目光被严冬碰断
结局与初衷吻合

抖落残存枝头叮铛作响的窘境
身躯就轰然倒下
却有另一束强烈光明自截口抽出
躲过严寒后笼罩人群

悟 (外一首)

●古鼎

当头棒喝
击裂
木质的鱼
碎麟——佛龕下
秃的头颅
已萌芽
袅袅梵音中
卸下————袈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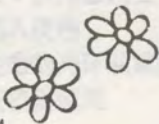
秤

事情的轻重
往往是
心头的
————秤子

樱花二度

● 婉冰（澳洲）

轻柔无声的你，飞越璃窗
仪容淡雅盈盈
是花魂？花仙
怜我带病愁态
临风偿补数十年栽植情谊
娇艳如昔，你
老不去昨日容颜
花农陈展夸张
显丰丽诱我，移植前院
亮眼姿色把过客留住
风过处，飘余草隙飞絮
撩拨易愁情绪
岁岁痴候芳华挂上
淘气匿藏，遗忘你
晨起骤然迎人而放
殷殷问何处回返



八月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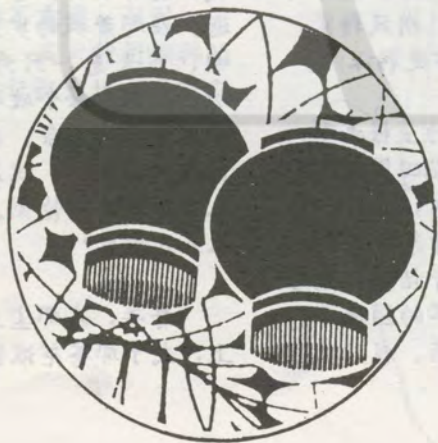
(外一首)

● 兮子

雨轻飘
秋意渐浓
月饼
 香香
 处处
灯笼小贩
 街头巷尾
 佳节气氛闹哄哄
月正圆
 乡思深深
 乡音遥遥
心欲归去
不能回
 倍思亲

摇篮的手

那双干瘪的手
多年以前
 摇着摇篮
摇呀摇
摇过了无数的日子
摇出了斑斑白发
 深深皱纹
 憔悴容颜
不断的
摇
 一篮篮满满的
 温情
渐渐地溢出来
 溢出来



老军人

此季，是秋，萧索的。

此刻，值暝，苍茫的。

此院，有我，落寞的。

风吹叶舞，雕鸣地泣，阴晦的天空正自神伤。瞬间，朔风转紧，阴霾渐重，我的心情亦更转深沉。

我默默坐在昏暗的屋檐之下，孤寂怆然，如秋。庭园四周的苍劲老松恰似一环森森林木，将我与外边的世界隔绝。原本青葱翠绿的一小片草地，眼下已尽皆枯黄，宛若败絮般零落散布在干旱的园地上。如今，我孤寂、我哀伤、我悲戚。

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还有我那唯一的亲生儿子，都已舍我而去，弃下我孑然独身。你说，人间是否仍存有温情？

浓郁的寒雾，已笼罩幽幽大地。我惘然、我惆怅、我迷茫。现今的我，没有明日；昔日的我，经已消逝。在那萧飒的岁月尽头处，我哽咽、我太息，只为悼念过往的一切。然则，每个破碎故事的背面总杂夹着几许无奈。在我心坎内处，自我双眸深处，就只流露出那一股无言的哀愁与怆恻。你说，这是否上天的意旨？

昔年，在那尘土飞扬的沙场上，或于那苍茫浓密的森林里，我

是如何与同生共死的战友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战场上并肩抗敌？而今，我衰老了、不中用了，人们便把我狠然摒弃，不再给予一丝关怀。你说，这些人的良心往哪儿去了？

当年的英勇、当年的雄姿，还有那宁愿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都已成了过去。岁月无情，以往强健彪形的身躯，如今已变得干瘪瘦弱，以往合群互助的生活，如今已变得孤独无依。我曾经拥有缤纷绮丽的昨日，但时光的狂飙已将它悍然卷去，令它没入历史的漫漫长河。

淡淡的秋季逝去后，这一季所怀有的那一份悸动，是喜、是怒、是爱、是恨，都不重要，只因——它亦已成了过去。我只能用颤抖的双手去拾取一些记忆来填补我枯寂凄楚的心。



一件小事

阴凉的下午，我一口气从校门口跑到车站，钻入热烘烘的人群中。

“SRI SENTOSA”一排发亮的巴士牌子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心中一喜，敏捷地跃入巴士里，选了一个阴凉舒服的位子坐下了。

下午的时间是最拥挤不过的了，一会儿功夫，巴士上已座无虚席。只见司机快要启动车子时，一个胖乎乎的老太婆走上来，身上带老人皆有的“臭腥味”。真糟糕！她提着两大包菜呀鱼呀什么的就在我身旁顿了顿，我心想：“臭老太婆别是想我让座吧？”我不高兴地把头一仰，欣赏窗外欲雨的美景，不理

睬她。

谁知，一个背着快将她压垮的大书包的小女生“嗖”地站了起来，将那颤颤巍巍的老太婆扶到自己的位子上，而自己却站在一旁。

我不知是被外边大雨突然倾盆而下还是被这小女生的勇气与爱心吓了一跳，我傻愣愣地望着那小女孩，心中觉得自己似乎比这小女孩少了些什么……

虽然外面的寒风吹进来，快将人冻僵了，但一切都被面前的热心融化了，只觉一阵暖流从脚下开始传遍全身，一直到脸部，也是火辣辣的。我似乎感到有人在向我刮脸

说：“羞！羞！”

“呼！”巴士停在一个小站，许多人下车了，老太婆慈祥地目送小女孩下车。我也低着头下车了，望着小女孩的身影，我突然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这时，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

“这件小事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与希望。”

语录

- ◎一个人的品格不应由他的特殊行动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爱默生



我的家乡

已经好一段日子没回老家了。自从两年前来城市读书后，我就很少很少再回到那儿——一个令我童年过得很愉快的地方。挂念的除了邻家的小朋友，就是我家园的一花一草了。不知屋后那棵“相思树”是否还在？还有池塘里的鱼儿，是否像以前一样快活的游着？想“家”的心一直驱使我回去看一看那荒芜了的家园。

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再次回到那儿去。我想，最高兴不过的，还是邻家的小朋友，记得那天刚到达门口，邻家的小月儿就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月姐姐回来了。爷爷，月姐姐回来了！”听她这么一喊，叫我的心顿时像被一股热流

流过般。原来他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一份子的人。

晚饭后，我搬了张凳子到屋外去乘凉。

“这里的夜，还是那么美？”我自言自语道。

“这里的一切还是像以前一样安好，一切都没有改变，变的是人的心。”忽然有把衰老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吴爷爷，为什么您会这么说呢？”

“我知道，这里偏僻，是个很

落后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那么久，看到无数的年青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儿。一旦离开，就不再回来，连家中的两老都忘记啦！”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哼！再过两年，也许你就不会再踏入这个村子了。”

“我不会的，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乡！”我为自己辩护。

“阿枫好命，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但是明月，恐怕十年八年后的你，不会再说这一句话。以前我儿子阿槟也不是说会回来接我和小月儿出去。但是现在，连封信都没寄回来。真令我这老头儿担心。小月儿每天都站在门外，等候他父亲的归来，但每晚总是哭着问我为什么爸爸还没回来。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吴爷爷边说边捶着背走回屋里。我只能无奈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走了之后，屋外只剩下我一个人，就像当晚的月亮，虽然；很圆很大，却没有星星的相伴。我独

个儿坐在那里，想着吴爷爷那番话。也难怪他老人家会这么说。在这个花花绿绿的社会里，有谁不向往红灯绿酒的生活。以前每逢节日必定归家的心，已经被工作，金钱，娱乐埋没了，而思念家乡的情，也许已被爱情或物质上的享受取代了。

这里，一切依旧。朴实的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居民仍然过着那种清闲的生活。变的，始终是人的心。

吴爷爷，我答应您，无论这里会多么的落后，我依然会回来这儿。因为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乡！



情牵

(一) 考完试罗!

心里有股轻松的感觉，宛如摆脱了背上重重的背包。但，这只是不到一秒钟的感觉而已。当每个同学相续离去之后，考场上留下的只有我们几只无处可去的“小猫”时，心里浮现的是一阵阵的惆怅……

课本交还给老师的那一刻结束了我们这两年来的高中生涯，这是否意味着离校的时刻不远了？老师收拾课本时对我们说：“别还了书便也把所学的都还给我哦！”说时半开玩笑，其实心里头的苦味又叫谁能明了呢？送走这一批，迎接

的又是另一批无知的学子。每每懂事了便又是离开的时候，也不晓得有几个仍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位老师……

人生本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离别是必然的，让我们把离别当作是另一个相聚的起点吧！期待……

(二)

考试期间，同学们忙的是啃书，而我忙的却是想着考完试之后的种种计划。计划着离开学校后，如何享受自由的人生。想着如何利用辛苦的储蓄来个自助旅行；还有如何勇敢地手拿着报纸，独个登门为自己找份理想的工作。

想着想着，总是忘了自己置身于最紧要的关头，而每每一个人对着参考书发白日梦。可是，如今已考完试，我所期待已久的日子不已到来了吗？我却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开始我所谓的梦想。

相反的，如今怀念的竟是啃书的日子。在教室上课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老师们的苦口婆心、校长的凶神恶煞、班长的“请大家安静些”，以及我们的高谈阔论和笑声，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我脑海里的影子。

真可悲！人总是这样的，置身于高山时总以为对面的山比较高。待爬上那座山时，回头看，又觉得原来那座才是最高峰。

(三)

读书时期，我曾梦想过当个学生作家。但，总是直叹时间公公不允许，所以唯有安慰自己先把书念好，待应付考试后才圆自己的梦。

考试期间，突感与同学、师长的离别期渐近，心头想的尽是如何把心情化成诗篇。可是眼前堆着的是一叠叠未念完的参考书，唯有再

等吧！

等到考完试时，时间又被吃喝玩乐填得满满的。同学告别会啦！电影、音乐、生活营、逛街和旅行等等都把我乐得不知身在何方了！这样又怎会静下来写文章呢？

待玩够了，又忙着找暑假工作。工作时又对自己说：「忙了一整天，总该让自己好好地休息了，待有机会重返校园时才开始写作吧！」

就这样，梦想终归梦想。是否人生太长，所以最想做的事往往都被推到明天？倘若知道自己没有明天，所作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不写作的理由



屈指数数已有三年没有写过散文、小说之类的文章了。说是忙嘛，每个人都忙啊！说是没灵感嘛，那其他的人怎么一篇又一篇的出炉呢？说是……唉，总之一句话——懒！

其实很想定下心来写一些东西，但是不知怎的，自中学毕业后，就再也写不出什么散文、小说了。心里边想的是——政府会考是否能顺利过关？怎样才能顺利考上大学？中六难念吗？一连串的问题涌上心头。待成绩公布时，开始忙于入学的事项（中六），忙选科，我选了：华文、数学、经济、历史和普通试卷。正当这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却提不起劲写稿。心里总是这

样想：“明天吧，明天心情好一点再写，一定能写出好的文章！”可惜的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结果，一拖再拖，转瞬就是三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惭愧，惭愧些什么呢？惭愧自己的“言不信”，“行不果”，另外还为一些儿女私情而没再提笔写作了。

记得十七岁那年，我单恋一个大我一岁的男孩。我喜欢他，他喜欢她。这种三角关系搞得我“恍恍惚惚”，虽然曾告诉自己忘记这“可恶”又可爱的大男孩吧！然而，正逢情窦初开时，说什么也放不下他，正所谓：口是心非！结果

荒废了学业。

光阴荏苒，一年一晃就过去了。升上中五时，虽然拼命的追、拼命的恶补，但是过去荒废的学业能在短短的半年内接上吗？尽管我追得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也于事无补。悔不当初！

中五毕业后，他和她怎么啦？他走他的阳关道，她走她的独木桥——分手了！我又怎么啦？我始终没告诉他——我喜欢他。我再也没同他联络了。

原来，我和他是这个结局！

大马教育文凭成绩公布之后，我升上了中六。这时我也没有想到要写稿，因为我恋爱了。热恋时满怀热情，怎么也挤不出文字来，正所谓：“无以言传，难以笔述。”（恋爱对象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我想我最感到骄傲的乃是：在中六时，虽没写散文，但是却写了不少“作文”，有二十余篇，其中两篇是备受中六华文讲师看好、称赞的喔！

考完高级教育文凭，我还是没有写稿，因为不想写、也不愿意写，但绝不是懒！

现在，我又开始写作了，为什么会开始写作？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开始写作了。中六导师讲的一段话使我觉悟，他说：“我们的社会不止需要会讲，也需要会写的人才。中六时你推说上了大学后才写。大学时，你将忙于恋爱、功课、活动等。那时，你会说大学毕业再写也不迟。大学毕业，你会为结婚、找工作而忙，到那时，你又会推说待找到工作、结了婚再说。婚结了，孩子来了，请问你要几时才开始写作呢？”

我默默不语，心事全被导师猜中。是的，我们不能这样，想写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再顾虑，顾虑和犹豫，到头来是零也是空！

我又开始写作了……



落叶的秋



新任大学生会有种飘然的感觉。第二年暑假，我回到北市，回到故乡毕竟是有说不出的兴奋，初到英国时我曾患过思乡病，家总是好，北市曾有一个人的影子。

坐在父亲的安乐椅上，这是一个晌午，很静，倦意爬上我的眼帘，只得沉睡过去，恍惚心灵与外境之间，渐渐起了阵朦胧的轻雾，走进了那个梦境。

生命中我一直有过多次同样的梦，她一直还在我梦中出现，一个扰人的影子，好像有花，有希望。她笑着在花堆中，亲切的说：「爱哭鬼！你长大了呀！」

我从一个淡漠的梦中醒来。

十年了，那年我十一二岁。她是新来的老师，她喜欢笑，那种淡漠的笑，那种亲切感，眼睛似粒发亮的水晶，头发无穷无尽的卷曲，几乎长垂过腰间，那股清秀脱俗的美，苍白消瘦，多年来这个样子在我的梦中一样出现，她叫蓝凌。她教我们音乐、唱游和科学环境，喜欢看她宁静的弹着钢琴，脸上安祥的神情，有时和我们的笑颜溶在一起。

我常觉得她的思绪会穿过了时光隧道，别以为我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会知得这么多，我很小已不经意地养成了一种敏感的性格，我会

记得很深，记得她姓蓝，少有的姓，蓝凌。

我回到以前的学校，希望再次在浅浅白云间得到她的踪迹，校园中改变得使我吃惊，以往校园中的青草平地变成了游乐场。树叶落地时，就是夏天的尾声已过，可是现在连一颗高大一点的树也没有了。课室布置得五颜六色，我走到公园石台凳坐下，落叶了，我还记得曾问过蓝凌老师：「为什么绿会变黄色又掉下来？」

她无邪的笑容柔和地应说：「啊，是秋天，你看，有红叶、小黄花、征雁，这就是秋色了。」

我流下眼泪说：「它们没有生命了吗？」

她还是轻柔的说：「小傻瓜，掉下了没生命的叶子，树枝上还会长出有生命的叶子呀！」

我嚷着：「我会讨厌秋天！」

「不，你会喜欢，只是秋天太短了，来了又很快走了。」

我不明白，也没深问。

那一次，我经过音乐室，听见了她的琴声，窗口处独望她，大惑不解，因为我看见她哭了，我想她可能是受了委屈吧？

没有多久的日子后，她走了，再也没有为我们弹儿歌，给我们解慰，代替的老师说：「蓝老师到外国去了。」

我才明白她说秋天来了，很快就走了。

她深藏在我内心的悲凉，在智慧导引之下，一一打入我稚嫩善感的心扉，我爱她。

如今时已过，境已迁，记忆中倒真只留著十岁时教过我的那个清秀脱俗而淡漠的老师，或者她结了婚，是孩子的妈妈，过着幸福的天堂生活，或者还过着那种落寞伤感的日子……

我深深叹了口气，走出公园的铁门。

童诗两首

(一) 我仿佛看到爱

早上
搭巴士上学时
我看到同学小李
让位给一位老公公
我仿佛看到爱
站起身来让位

中午
放学时
我看到一位女孩
帮助一位盲人过马路
我仿佛看到爱
牵着那位盲人的手
越过车水马龙

傍晚
补完习回家
远远地
我看到母亲站在家门前等我
我仿佛看到爱
等我回家



(二) 小河

还记得初出山谷的那段岁月吗？
那段爱笑爱闹的童年呀！
还记得最早结交的鱼儿的名字吗？
那些喜欢躲在水草间捉迷藏的朋友呀！
还有跟石头嬉戏时激起的第一柱水浪
像佩戴在胸膛的第一朵银花
还有深山里最先听到的那声悠长猿啼
仿佛在呼唤着谁的背影
生命里第一个黄昏的落日
第一个夜晚跟自己眨眼对话的星子
你
都还记得吗？
老树站在凉风习习的岸边
追问静静躲在平原的小河
小河不答
却无限神往地笑了
哗啦啦
河面上泛起圈圈漩涡
装满陶醉的回忆
好像是小河笑起来时
甜蜜的酒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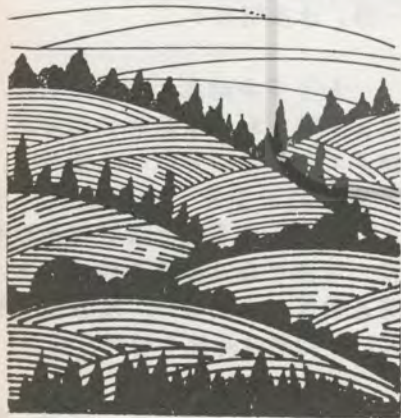
● 曾梅君

江沙崇华国中

文学蓓蕾

重叠人生路

缘缘份份聚聚散散恍恍惚惚振振转转
人的一辈子就是如此走过来的
悲悲欢离合合崎崎岖岖平平坦坦
都是你我生命里的符号
在我们的路上跳跃不停
不管你我脚踏康庄大道
一论你我足印羊肠小路
风风雨雨雷电阴阴晴晴冷冷热热
你我都在一路上经历过不少
浪浪潮潮汹涌澎湃变幻幻幻
在你我的生命留下记号
让我们领悟了许多道理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
让你我都学会如何珍惜
情情爱爱痴痴浓浓落寞寞寞孤孤单单
都是人生里面必有的感叹号
唏唏嘘怨怨恨恨错错对对生生死死
在你我的生命错综交合
不管这条路你陪我走过
抑或你与他人齐步过
我庆幸你曾是我路上的过客
虽然
——路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



月是故乡明

◎ 吕佩茹

“门前老树下坐着老人与小孩。老人对我说，他的孩子都不在。他们都不乖，整天在国外，国外月亮比较圆，你说奇怪不奇怪？……”

浓浓的月色中，收音机播出了这一首动人心弦的歌。这首歌曾经吸引过多少人的心灵。吸引人的不只歌曲的美妙旋律，歌词也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自从离国之后，这首歌已难得听见了。

离乡背景，拿了红色的背囊就这样到了这个地方。多少年来，独个儿在冷冷冰冰的夜晚里，仰望着天上的明月。以前在故乡的时候，每每有人从外国回来后，满面春风，神气地说：“哗！真没想到外

国的月亮又大又圆，真是所谓‘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当时心中用最渴望的心来幻想看到那轮“明月”，又大又圆又亮，没有阴晴圆缺之分。多么期望有一天能和他们一样，活在明月下。

如今多年的在幻影中的明月，就在眼前。初看来真的好大好圆，但是久而久之，月亮却越来越小。黑漆漆的天空中，除了这轮“明月”，还有许多在旁微微闪烁的星宿。习惯了每天夜晚都躺在床上，望着明月。告别昔日，现在抬望明月，却幻想她是故乡的明月呢。

对家人的百分思念、牵挂，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月是故乡的明。

虽然有时是没有月亮的陪伴，但是家人就如月色的普照，照在我的心间，甜蜜温暖和幸福。

愈望天上的明月，愈怀念故乡的月；愈怀念故乡的月，就使我愈思乡。虽然月只有一个，但不同的地方给予人们不同的感触。这里的月亮就象如今的我，独自在生活中演独角戏，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的孤零零一个。虽然身边每天都有许多人，但是有哪一个是我心知我情的呢？

想起故乡的乡亲说的那句话：“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我想在它的后面加上一句：“但我始终认为，故乡的月比国外的月更亮。”



语录

◎在宁静中回味的感情就是诗。——华兹华斯

灯

◎ 陈可诗

灯，永远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中，它是不起眼的东西。

但，它为夜归的人照亮回家的路，使他们安全回到他们的避风港。它照亮了夜深人静埋头苦读的孩子的前途。它不停地付出，但它不曾要求得任何回报。

当我夜归时，父母都会把屋外的那盏小黄灯点亮，照亮我回家的路。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他们的爱却温暖了我的心田。

父母亲就像那盏灯，照亮了我的前程，使我不会在人生的旅途

上，迷失了方向。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都渴望被爱，但我们是否曾经付出我们的爱，就像灯一样，放出光芒，照亮我们身边的人！





◎ 彭韦钢

窗，你把晨曦带进了我的房间，
让熹微的阳光照亮了我的灵魂，照
亮了我的生命，开始了我的今天…
…

窗，你把新鲜的空气吸进了我
的房间，让芬芳的空气活动了我的
细胞，活动了我的关节，溢出我的
活力……

窗，你把远方的世界传入了我
的眼睛，让各种的文化感染了我的
心灵，感染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
的一生……

窗，如果没有你，这会是什么
社会呢？这会是什么国家呢？这又
会是什么世界呢？

窗，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
会怎样呢？我的生命会怎样呢？我
的思想又会怎样呢？

没有人知道。唯一肯定的是：
“窗，你是人类的宝贝，人类心灵
枷锁的钥匙，人类不可缺少的眼
睛。”



二十年后的我

◎ 林燕芬

一二三红绿灯、跳飞机格、玩煮饭。这些都已成过去。童年时的我是多么地快乐、好玩。渐渐地，我的个子一日比一日长高，拉长。童年的衣服现在都“缩水”了，平时吃一碗饭现在可是添了又添。从一个小孩的蛋形脸，慢慢他变成了木瓜脸。一切一切都像走样了。毕竟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我已度过了似漫长也似挺快的二十年华。

现在我已不再是以往的我了。我现龄已三十出头，早已成为别人的太太。孩子也诞生了几个。听见丈夫称呼我为“老婆”，我开始认老了；听见孩子叫我妈妈，我更加认老了。我现在只有用心地回顾以往的我，是多么地有冲劲，青春又有

活力，相比之下我现在可说是骨头硬化，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朝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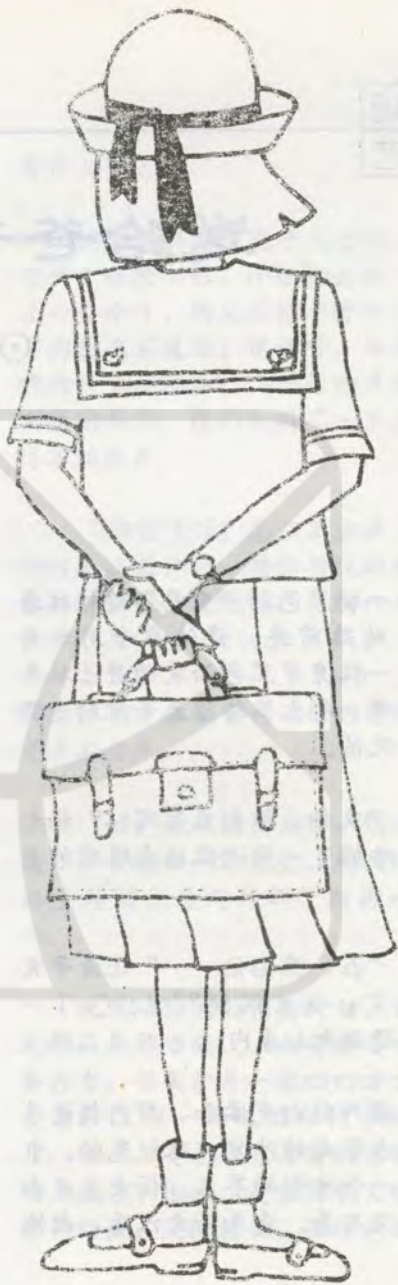
皱纹，可怕的岁月见证。讨厌它留在我的肌肤上。孩子日日长大，我看了有点恐惧感，因为他们一天一天地长大，而我就一日一日地衰老。啊！好恐怖！

二十年后的我，仍然不懂得珍惜光阴。平常就是用宝贵的时间做一切无聊的事情。眼见自己开始老了，都不知爱惜时间，多可悲。二十年，很快又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我只有在日思夜念年青的时代，没有理会和打算过后来的二十年。

大唱大笑的快乐情景，在这二十年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时常觉得讨厌。讨厌为什么二十年后的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对常埋怨自己，埋怨时间的无情，埋怨上天为什么使人衰老。三十出头的我已经害怕年老后的我了。

一次，使我从害怕年老的思想中走了出来，开始知道老并不可怕。梁婆婆，是她，现今七十八岁的她，活得自由自在，对老并没有在乎过。我从她口中知道老是一种好事，因为只有老人才会过得快乐，老是表示生命的衰退，也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我领悟了。二十年后的我就是如此。所以，我不再埋怨了，反而快乐地活下去，以便迎接未来的二十年。



送给爸爸的礼物

◎ 佩

一辆黑色的“宝马”缓缓往着院子的路前进。停泊在专用车房中，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士从车里出来，把大衣给了已等候的老佣人——沈伯。

“沈伯，维彬在家吗？”杨文汉简略问了一问这位站在眼前的老佣人。

“在，维彬他……”还没等沈伯说完，杨文汉便“嗯！”了一声，径自走入屋内。

屋内的灯光柔和，厅内摆设了一套古董式的沙发，珠红色的。中央有一个方形的茶几。杨太太正在厅里沉思着。看见杨文汉后，赶快

走上前。

“文汉，维彬他不懂今天搞什么的。学校老师打了个电话来说他今天只上了一节课便偷偷溜了出学校。回来问他，他就只是笑咪咪，怪神秘的样子上了楼上，到现在也还没有下来呢！”杨太太心中有些担忧，这平时乖巧活泼的儿子为什么会忽然学别人家逃学？

杨文汉只是冷笑了一声，脑海中浮起今天在公司的事……

在办公室内，一向没什么交往的王老板忽然来访。对着这位不速之客，杨文汉只是当常客般应酬，还以为他是来炫耀他公司最近获得

最佳产品奖的货品。怎料王老板一开口便说起维彬。

“老杨呀！真是巧、刚才我经过学校门口送儿子上学时，正见到令郎在爬越学校篱笆呢。他不是学人家逃学吧？”王老板有意无意地把最后一句话以重音说出。”现在的孩子真是大胆，什么都做。堂堂一位名校生竟有书不读学人家逃学。老杨，我看你要好好训训你的儿子了。他在学校已经出名的呢！听说他那天还气走了一位新老师！……哦！你别误会我在‘唱’令郎，只是为了他好而已。象我儿子嘛，十七岁便得了最佳青年奖，也是我的指导呀！老杨，要我教你几手吗？”

杨文汉听了，不语，只是默默看着对方，让对方自讨没趣。但杨文汉心中可不是味道，自己是商場上有权有势的“霸王”，却搞不好自己小小的一个儿子。儿子惹事还被别人发现，真是在生气儿子为什么没有自己遗传的专长——善用智慧。

晚上，在维彬的房里，维彬敬畏地看着眼前的爸爸，心中已知道

有什么事了。

陷在沉静的空气中几分钟，父子俩大眼瞪小眼，小眼瞪大眼，加上一些冷汗。杨文汉终于开口了，“为什么不说话？说话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逃学？”严厉的声音传到维彬耳中，维彬也抖了一下，始终不敢出声。

“你哑了吗？怎么不出声。我平时怎么教你的，要你循规蹈矩，你为什么还不肯听呢？你有什么解释？”

维彬压制自己心中的害怕。还是不出声。

“好，你不出声算了，明天给我一个理由。”说完，杨文汉便出了房间。房内只剩下维彬一个人。

视线从房间的角落开始、首先是那高高的书架，上面有着各种各类的书。书架旁是一张四四方方的书桌，上有一部电脑和许多的软片、磁碟，有着应有尽有的资料。墙上挂了一张画。是描写秋天橙黄世界的画。浅橙的云、深橙色的树

叶，褐色加橙色的草，画出了维彬的内心世界，热爱、追求智慧等的內容映在画上。另一边有一架钢琴、小提琴、长笛和吉他。旁边便是迷你冰箱。

维彬打开冰箱，拿出了刚才带回来的那一包东西。想起早上在上学时的情景。

早上是由爸爸亲自驾车载他上学。早晨的空气新鲜，车内的窗子都打开了。车子慢慢地经过一档云吞面档。香喷喷的味道传入车内，爸爸深吸了一口气。“哗！真香，一定很美味的。彬彬呀，你知道吗？爸爸以前小时在一家面档做杂工，赚取一些零钱帮补家用，每逢你公公生日时，一定亲手煮一碗云吞面给你公公吃的。当时，他很开心。”谈到这儿，维彬看见他爸爸脸上那份享受回忆的样子，心中一亮，有了一个打算。

于是在上完第一节课，他便偷偷溜去那面档了……

想到这儿，看看钟，已是凌晨五时半了。兴奋的心告诉自己：计划开始，行动开始。

他悄悄地溜进了厨房后把门锁上了。

早上七时，佣人气喘喘地跑到主人房。“太太，太太，快起身呀！”杨文汉夫妇被惊醒了。

杨太太下了床开门，“什么事？一大清早吵死人？”

“维彬他，他把自己一人锁在厨房内，叫了许久，始终不肯开门，不知他在弄什么呢？”

杨太太呆了呆，这孩子在做什么呢？忽然想到了什么，向杨文汉大声说道：“你昨晚跟维彬说了什么？你骂他吗？”杨文汉也亮了一下眼，对望太太一眼，立刻跑到厨房，太太也在后面跟上来。

“彬呀！彬，有事慢慢商量，别做傻事了。快出来呀！”杨太太又拍又敲的大喊终于，门开了。里边站着维彬一人，身穿围裙，头上戴着帽，十足十厨师模样。手上拿着一碗东西，笑咪咪看着每一个人。

“爸，今天是你的生日，让我

为您送上第一份您渴望已久的礼物吧！”他把碗放在餐桌上，一碗香喷喷的云吞面。

杨文汉心中一动，好甜，好香。

“孩子，原谅爸昨日的误会好吗？”

“好，就原谅您吧！但条件是，笑纳这份生日礼物哦！”维彬的笑容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



语录

◎文学是人类在生活中所见到，经验到，想像到和感觉到的事件的生动纪录；它予全人类最直接最永久的兴趣。因此，它基本上是以藉文字为媒介的人生的表现。——毛姆

33号这一对

石皮巷33号这一对，好得让人羡慕，不评模范夫妇真亏了他们。你瞧瞧人家：上班一同出门，买菜并肩而去，即便买点盐酱醋、针头针脑，也是很少有单打一的。且人多人少处，都手挽着手，真用得着一个成语形容之：形影不离。

倘若哪天谁晚下班，先到家的那位会坐立不安，往往等不了半小时就会往对方单位里跑，幸好古庙镇不大，跑一趟要不了多少时间。

33号这一对，只顾小夫妻俩自个儿恩恩爱爱、卿卿我我，与街坊邻居则很少打交道。老邻居也只知道男的叫蔡杰，某厂技术员；女的叫林婷，幼托所的阿姨。

日子过得很快，这一对结婚一年多了，依然是两人世界。据说这一对属自愿不育，他俩怕有了孩子会转移、影响感情。

上了年纪的私下说：这种好法没见过。

某天，冷锅里爆出个热栗子——33号这一对闹离婚了。



● 凌鼎年 (中国)

一巷子的人都不信，疑是误传。就算石皮巷的男男女女都闹离婚，也不该轮上他俩呀。连33号这一对也闹离婚，那其他人家还过不过日子？如今的事，没个谱。

事情是真的，听说已上了法院。

西德发生谋杀政要，美国发生森林大火案，事件重大，但石皮巷百姓不关心，不过33号这一对离婚案，几乎人人关注，不少石皮巷人四出打听——33号这一对好好的，咋就说离就离了？

一打听，竟然是个小说材料呢。我来铺排给读者听一听。

那天，林婷已先下班到家。到家后她就忙烧晚饭，待晚饭烧好，仍不见蔡杰人影，林婷放心不下，急匆匆往蔡杰单位赶。办公室无人，上哪了呢？林婷见书记办公室还亮着灯，就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气质不俗的中年女子，她客气地问“有什么事吗？”

这时林婷已瞥见了背朝她坐着的蔡杰。好个蔡杰，你迟迟不回家原来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你竟

背着我做这事。林婷感情上受不了这一击，再也冷静不下来。

眼前的女人至少比蔡杰大七、八岁，且又是在她办公室，这不是明摆着是这女人在勾引蔡杰吗？她不相信自己丈夫会下班后不回家，自愿来陪这个比她大得多的女人。

“你，不要脸！”林婷朝眼前的女人气呼呼吐出一句。

蔡杰显然是听到林婷的声音，连忙跑过来拉拉林婷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她是我的——”

林婷没容蔡杰把话说完，就冲口而出：“你的，你好意思说。叫你们单位领导出来，叫大家一起来作个证。”

蔡杰气得脸都白了，急急巴巴说：“你，你，你搅乎什么呀。你不能嗓门轻一些，听一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们解释，我偏要嗓门大些。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怕舍别人听见。”林婷耍起了脾气。

“你，你给我闭嘴！”蔡杰发起了老实人脾气。

“怎么，你想打我？好，你打，你打，我给你打！”林婷有点失去了理智。

中年女子看不下去了，上前来拉开林婷。林婷一腔怒火正好发泄到对方身上，揪住了这位中年女子，又哭又骂。

单位里没下班的，听到吵吵嚷嚷声都聚了过来。林婷一见来了人，越好撒泼，越发哭得伤心，闹得满城风雨。

事情很快弄清楚了。那位中年女子是总支副书记，是蔡杰的入党介绍人。那天以组织名义找蔡杰谈话。不想被林婷搅乎了，这一搅乎，蔡杰入党的事也就搁下了。

这事七传八传、传得离了谱。蔡杰在单位里羞得愧得无地自容。

蔡杰提出了离婚。理由只一句话：“我受不了她的爱！”

法院说他俩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试图调解。石皮巷的老人说：“33号这一对噢——“哪“噢”字拖得长长的，不知是贬是褒。





约会

刚从砂胜越回家里，看到我的书桌上摆着一封信，拆开一看，竟使我惊喜万分。原来这封信是我的初恋情人写来的，约我在情人节那天到情人餐厅跟她相会。

看完信，我百感交集。当年，我为了前途，毅然离乡背井，远赴砂胜越去工作。离别前夕，恰是情人节，我便约了初恋情人到情人餐厅叙别。那晚，两情款款、情话绵绵，真个是诉不尽离情别意。焉知，一年后，我得到了她结婚的消息，嫁给了镇上一个著名富商的儿子。我心碎了，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从此，几年来我都不回到家乡这块令我伤心之地。

消息不断传来，她婚后生活并不美满，因为她的丈夫是个花花公子，经常在外寻花问柳，夕夕夜归，让她独守空闺，度过漫漫长夜。更甚的，他经常在大庭广众的场所，公然侮辱她，说她是“二手货”，给别人用过了，才轮到他用。（关于这点，我感内疚。为何她在与我离别前夕，谈到情深处，以身相许，却又没有勇气随我到砂胜越呢？）同时，我也不明白，为何她既已以身相许，又要嫁给一个

● 雨川

不是她所爱的人？

我像抱着一块大石头，在砂撈越过了几年。要不是聘约期满，我被调回西马，也许我还不愿回来呢。

第一天回到家里，就看到那封信，心中惊诧她的消息倒很灵通，这么快就得到我回来的消息。我决定像我们初恋时期一样，整装去赴这个情人之约。

情人餐厅有罗曼蒂克的气氛。情侣一双双一对对，各据一座，在烛光下执手谈心，说不习尽旖旎光。我坐在靠近门边的一个卡座上，蜡烛已燃了一半，点点烛泪，滴滴烛台。我已然喝下第三杯酒了，并且多次产生错觉，看到有一个女人走近情人餐厅的大门边，就紧张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她。可是，每当我站起来时，那个影子一晃，又不见了，真使我感到诡异莫明！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当我再叫第四杯酒的时候，侍者也向我投以同情的眼光，令我感到尴尬不已。

呷着酒，心中思潮起伏不定，一直在猜忖着，为什么她还不来？是不是她的丈夫发现她约了旧情人，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来？或者是已经约了我，过后却又后悔，不敢来了？想到这点，我矍然而醒。毕竟，她已是有夫之妇，为了她的家庭幸福，怎么可以随便跟旧情人相会呢？想到这点，我无奈地举起酒杯，一仰而尽。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眼前出现，在他“噢”了一声之后，用充满疑问的口吻问我：“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仰起头，看着他。原来他是我读书时代的死党，当年，经常和我及一群同学，相约去游山玩水。我的初恋情人也是其中一个。我还记得，当年我们相约去一个山洞游玩，我和初恋情人，故意落后。两人相拥着手，慢慢地跟在一起同学的后面。后来，被他们发现了，不约而同地调笑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们心中，是喜孜孜的，甜蜜蜜的。

那些往事，都像那个几次出现在情人餐厅大门外的女人身影一

样，一晃就不见了。我只好向这个旧同学说：“我在等xx！”

他听后睁大眼睛，惊诧万分地喊：“她？她？她在去年的情人节前夕自杀了！”

“啊！”这次是轮到惊得我跳了起来。

我想，我是不必追问她自杀的原因了。而那晚，我是在这个旧同学的扶持下走出这间情人餐厅。当我走出餐厅时，回头去看，看到了餐厅的大门上贴着一张神符。……

语录

◎没有一个作家能写出他从未经验过的东西。——易卜生



新
书
介
绍

稿
约

《风的颜色》

作者：叶明、李宗舜

定价：RM12.00

邮购处：Lee Cheng Soon
310 Block 1 Jln 18/3,
40200 Shah Alam,
Selangor.

《老爸，您真行》

作者：田思等人

定价：RM13.70

邮购处：Soo Fong Shee
25 Jln. Alam Jaya 5,
Tmn. Alam Jaya, Cheras,
43200 Selangor.

《爱的书包》

作者：许秀华

定价：RM10.00

邮购处：Oriengroup Sdn. Bhd.
20 (Mezz F1) Jln. Manis,
Taman Segar,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
还是戏剧；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
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
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来稿一经发表，稿酬从优。

(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中文双月刊 (新刊)
文学双月刊

*如果您尚未订阅, 请立即订阅“清流”。

*如果您已经订阅, 请继续介绍亲友。

*感谢您的支持。

姓名: (中) _____ (英) _____		编号 _____
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订阅费: <input type="checkbox"/> 全年 RM15 (5期)	<input type="checkbox"/> 2年 RM30 (10期)	
订阅期数: 第 _____ 期至第 _____ 期		
邮券号码: _____		

· 勿寄现款 · 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 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廿七期

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

编辑顾问 : 韦 晕 驼 铃
 朱晋韶 年 红
 田 舟 王枝木

主 编 : 岳 衡

编 委 : 一 介 紫梦羚
 良 木 郑可达
 郭绪益 崔 冰

校 对 : 许心伦

督 印 : 臻 杰

出版准证 : KDN.PP6767/1/96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 :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l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2547071





李桂蘭
(董事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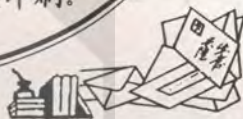
李商業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怡保惹蘭拉渣母沙亞芝〔安德申律〕九十一號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MALAYSIA.

☎ 6 (05) 2547071 FAX NO. 6 (05) 2559812



结婚生日、入伙请柬、燙金襟章、
名片招纸、单簿收据、信笺信封、
工商机构、社团学校、纪念特刊、
文人学者、著作什誌、各类印刷。



专 人 设 计	电 脑 排 版	雷 射 打 印	中 英 国 文	服 务 快 捷	柯 式 印 刷	价 钱 相 宜	欢 迎 惠 顾
------------------	------------------	------------------	------------------	------------------	------------------	------------------	------------------

Typesetting Services in Malay, Chinese, English,
Offset Printing, Gold Foil Stamping, Association &
School Magazine, all kinds of Document & Etc.

All Are Welcome & Prices Are Moderate.

钟正川艺术简历

钟正川生于1945年，为我国画坛知名的艺术家，擅长水墨画。

其画作，线条流畅、简练、刚强有力，墨色厚重但浓郁丰润、气势豪放，予人强烈的生命感。生活中的平凡景物，一到他笔下就生动盎然，风趣横生！

其作品内容多歌颂人间的爱与积极的人生。

钟正川十七岁开始就在国内外参与无数联展。从1980年至今在国内外举行共8次个人画展。

他曾担任学校、无数团体的美术导师、美术主任、美术顾问、书法赛评审主任、秘书长等职位。现任大马书艺协会会长、钟氏画苑水墨画导师。

其作品蒐藏于国家艺术馆、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北京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台湾国立教育美术馆、韩国文化艺术研究会；及英、法、德、意大利、纽、澳、加、日、星马等国的博物馆、团体和私人收藏。



▲钟正川画家与其《三美图》作品



▲荷



寺院脱钟▶